



特へ 16
2752
17

17



門 16
號 2752
卷 17

文部
序十三首
新河集序
新河集成諸頌大司空朱公功者亡慮數百家文亡
慮數十萬言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大公功而危公之
所以功不易則若一也世貞受而歎曰今之所群然
而頌公者與昔之所齟齬公者其人非耶則何啻霄
壤焉蓋嘉靖末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昭求

以入昭陽湖於是沛水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為浸俱破漕天子聞而閔之咨於衆而得朱公以大司空兼御史大夫往諸治河撫漕中丞監司守令悉受束得一切便宜行事衆或謂濬舊河便公獨曰不然夫黃河之為決也若大盜然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人主沈璧馬從官負薪石而後僅勝之而為立宣房宮作歌以侈大其事說者猶以為不若避之便所以避之便者河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矣乃至欲隱河之害引而為漕之利是延大盜入室也故勢不得避則逆而捍之勢得避則順而徙之夫徙與捍之間而吾識其說矣中丞盛應期者嘗議別創河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以通漕事中廢公行求得故趾喜曰是迂可避決而近可漕也笑之役夫可九萬有奇金錢四十萬有奇粟稱是條上之報可諸言濬舊河者交難公曰河性寧有常及舊河獨不能及新河耶今朱公鑿空而勞十萬人之力損縣官之金錢數十萬緡粟稱是一旦捐而予潰河不知何以稱塞也當是時天子意不能無動而獨朱公屹然於橈橈舂磨之間以與士卒共甘苦諸僇僕胼胝之衆不以咨而以頌

天子庶知其狀乃稍益信公逾歲告竣河亦引分去
歲漕受計如約璽書婁下賜金選官加等昔之所群
然而齟齬公者轉而為頌矣自是更三朝人主愈
益唯朱公重重在宮殿山陵則公召而北重復在
河則公復借而南公且以司空百揆矣乃集群公卿
大夫士之言而梓之曰吾非敢以侈大如前人也夫
孔子之聖焉從政而不免毀公孫氏之賢為鄭焉而
不免毀且吾安知始吾聞之漢將軍充國之言曰吾
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
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
誰當復言之者夫進而疑功退而疑名乃不一避焉
而務為實以示夫後之憂社稷者何昔臣之忠篤懇
厚若此夫今而後知國家之於決河在徙與捍之間
也河之為漕害而不為漕利也任事之貴勇而任人
之貴專也則在茲集矣夫是故世貞亦不以為公嫌
而為之序

張肖甫集序

世宗朝而肖甫為令滑則從其旁大府守攀龍游已
繇高第入郎戶部則又從他曹郎中行臣游而不佞
世貞亦與焉是時攀龍輩迫言詩而肖甫稍稍兼吏

道其令滑循良為天下最非久輒散去蓋二十年而不佞起家副憲飭魏兵則其後更一人肖甫代後稍遷長山西臬則其後復更一人肖甫代迨不佞廬居而肖甫以御史中丞來撫吾吳矣一再過從脩布衣飲懽甚而間出所著詩文若干卷以示曰子以為奚若不佞受而讀之而後迺悉肖甫也夫文章之與吏道其宛若霄壤然其精內通而無所不合者物情也故辭士之為辭以所見無非辭者必欲求高吾思遠出於物情之表而後快法吏之為法以所見無非法者顛倒束縛於三尺之末而不能求精於物情之變而後安彼無論其不相通而已其所以為辭者偏而所為法者拘也故舉尹翁歸朱博輩而授之管知其無當於語千里之竹百吏之牒以授嵇阮李孟諸公恐亦未暇辨也度肖甫宦跡滿天下所至赫赫聲流吏民間然其大指不為法困以物情有當足矣其游跡滿天下山川土風眺覽酬應日接於吾前而日應之語法而文聲法而詩春容而大寂寥而小雖所探適結構者不一然大要不欲出物情之表而後快也境有所未至則務伸吾意以合境調有所未安則寧屈吾才以就調是故肖甫之才恒有餘而意無所

不盡為其劑量吾黨之間能去太甚而獨稱通明士者固不特文章已也肖甫家銅梁為蜀人蜀挾岷峽之秀滙為大江以故多文章知名若司馬長卿楊雄王褒其人然於政術寥寥焉彼豈亦求高其思於物情之表者耶今搢紳大夫稱公卿之業則無如西京而其於文章亦不能無推西京肖甫甫盛未艾所以益究二端之際以不朽後世者不佞固為日待也因稍為論叙之云爾

凌玄旻赫蹠書序

王子曰蓋余嘗為吳興凌大夫叙書牘云君數歲而復為大夫孫玄旻序所謂赫蹠書者何以稱赫蹠也按班史趙后傳篋有累藥二枚赫蹠應劭曰薄小紙也玄旻之為書大者數百千言矣稱赫蹠示抑也夫何以再為凌氏叙書牘也凌之先至玄旻業文章無慮數輩而獨玄旻與大夫最著度玄旻與大夫他文無慮十餘種而獨書牘最著夫書牘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異胡越大之不能杼丹素細之不能詆暄涼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觀是以筆為面也有卒然訥於口不能以辭通矣歸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契是以筆為口也故夫他文之為用方而書牘

得危幹切 衛之抵之 創音昌 傷之 又楚浪切
音倉始造之 一偃 傳不伸之 偃於 誥切
雖廬侯切 音糧

艾牛蓋切 適羊 艾又辛 曰艾 艾髮 蒼白
○ 驛音亦 醇酒之 又方 釋同

覲音覲音覲音希音望音禁音禁音禁音嚴音嚴音嚴音
爬音把音爬音搔音○剗音該音切音

之用圓也。意不盡則文盡則止。繁簡因濃淡而摹而不務強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為體方而書牘之體圓也。書牘之所稱最他文有以也。蓋玄旻之於他文工矣。意獨愛其所撰書牘。既抑而名之赫蹠。而顧以序請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即一旦不諱。誰為定予言者。夫玄旻之年甫二十四。捨而就醫藥。何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予之倍年而長。玄旻者何覲哉。雖然。子產蕞爾鄭耳。一辭命之善。而晉楚事為賓國。而不敢易。至於今。誦之不衰。玄旻多賢豪長者。游有所折行而事之者。寧非書牘力也。玄旻即不盡假。是以為天下後世知。然所以知玄旻者。要在是乎哉。

檢齋遺稿序

嗟乎。天固有定。有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先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獨奮然上書。大略謂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州王公。竑。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

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中貴人恚段
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為動所以條對甚
辨猶坐謫丞咸寧而亡何三原公拜太宰賢公擢為
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
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
鄙夷其吏人而為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
報可當是時天下鄉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為
旦夕且柄任而公竟用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
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
丁先生璣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梟亦以溺死夫

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
死者則非其所能辦也。曾未幾而天子大觀習政
治者詰登用相與脩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
者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
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忤而名高也者。驪
龍之頷已去其脩鱗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
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屬天之未定也不
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往往與天合而夫亦巧為
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籍令公不死
亦不過私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諫然聞

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慨然而心痛奕奕韡韡精神流行於三楚而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謂定也公為詩文咸明婉有致其於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雖再遭貶隣兒魅雜侏馱無幾微不平之氣亦不以遷客自高曠佚於職乃其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某出其集而屬為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孫文壁邀致其家題畫鳩公為詩譏切甚著眉州街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為叙所以而因歎夫天之定不定不足以憂賢者而憂世道也

古四大家摘言序

周衰天子之統散而列國經統散而諸子家言各持其彊以相角其民人日仇於干戚而為士者日仇於觚舌然大要以覲析利害競長短於蠻觸而已獨莊周列禦寇者出而跳於一切之外莊生之為辭沈洋恣忽權譎萬變列氏時出入而稍加裁至漢而淮南子出其言不盡錄一人其所著載兼括道術事情最號總雜而文最雄乃左氏則采緝魯史而自屬以已法以為春秋翼蓋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又衰浸

淮南子卷之六十一
淮南子卷之六十一
淫而為六代彼六代者見以為舍璞而露琢不知其
氣益漓而益就衰昌黎河東氏之所謂振振六代之
衰欲以追四子而猶未逮也宋則廬陵臨川南豐眉
山者稍又變之彼見以為舍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
易而益就下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之非
先秦西京弗述彼見以為溯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
於蹊也夫所為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群志而一時
輕敏之士樂於宋之易構而名易獵群然而趣之其
在嘉靖間而晉陵為尤甚閩人施君其來蒞郡即出
其手所纂莊列左氏淮南四家語之尤精者以屬諸
生華露而梓之曰吾敢謂足以蔽先秦西京乎哉謂
足以例也敢以是而廢宋乎哉欲習宋者知宋所繇
來也夫習宋者以易而獵易思易而不得於旨極必
厭名易而無當於實極必敗未有不自悔者也夫宋
所繇來者非它也是四子之遺法也則又曰夫習耳
者其以左之誣莊列之誕淮南之駁譏余哉余非觀
觀為理道設也其以余之刪而謂余割裂哉余不欲
以其瑕受摘也華生既梓而將施君之命而問叙於
予夫施君惠政著晉陵不易屈指數竊以為無大是
舉能使習宋者進而求之古晉陵學士大夫將尸而

祝之矣

郭光祿南征實錄序

夫嘉靖之季則余所難言哉 天子北急虜士大夫
飾而談虜南急倭士大夫飾而談倭唯 上亦以其
飾之也稍急則士驟而重稍已則士忽而輕而又會
稱將相者不比而睚則角而嫉睚則乘難而借行其
愛嫉則乘難而借行其惡愛惡勝而天下之才旦望
鑄而夕鑠而不自覺蓋是時吾友有郭君靜甫云君
為御史而大司徒欲益三吳賦君爭之彊辨之疾以
是忤旨出令閩中未幾召入郎都官部超拜駕部郎

中方議大舉逐倭而司空趙某者故相嚴客自詭得
上意奮身請受署為元帥馭其師報可相嚴迫欲就
趙功而虞其弗支也以君數言兵事器之俾叅佐其
畫君日夜馳至軍鼓舞吏士前破虜焚殺大酋海等
鹵獲以萬計捷上君僅用文吏格遷佐光祿而軍中
選悞陰請媾者挾倖覲有所乾沒者俱以不便君故
交互為相嚴誣君陰私以見左而君事去矣相嚴既
用言者謫君復用考功法覈罷未已而屬給事御史
刺掖君罪亡所得然亦竟奪其職歸君歸絕口不復
及南征事益蒔花木引泉構石斥買書籍以自娛蓋

又十六年而余北上君手一編見屬曰子為我序之
吾以紀南征始末耳固嚮者所絕口不談也聞胡以
今及也則自循其髮曰種種矣而豈以吾厭世棄耶
光祿一尚食臣御史小默能得之吾豈忍以七尺博
五品浙之役聊以伸臣分耳今吾猥被上恩復故
秩以寄息漁樵之上於願逾矣吾安用喋喋為第用
兵國家大計陰媾者幾縱虎於藩落之內而授之噬
乾沒者籍口貴近而齟任事之臣豪傑不遂解體耶
且也天下知相嚴之器我而不究其後謂我為相嚴
者相嚴知司空趙之外許我而不覩其衷謂我為司
空趙者司空趙外許我戰而中實餒以我為形之者
而交惡我抑何其自相齟戾也吾所以有茲錄者欲
為異日東南大計地耳蓋余悚然而作曰夫嘉靖之
季則余所難言也雖然君故言之哲矣請授簡

攜李徃哲列傳序

今天下稱文獻獨甲吾吳郡而錢唐居其乙顧嘉興
當二方之中地獨坦衍饒水稻禾粃蠶桑組繡工作之
技衣食海內弗盡而人物則自明興以及今嘉萬
之際益彬彬矣乃至紀郡乘者多闕略弗備而會其
郡人戚元佐氏以文學著蘭臺建禮之籍者數年而

以尚璽大夫請急歸居間無事乃益按考故家琬琰之籍暨耳目所見聞人別叙次凡若干卷目之曰攜李徃哲列傳春秋書於越敗吳於攜李即此地也不及明以前者為遠故遠易誣也感君意以其郡先達若程中丞之死義項襄毅潘司寇之勩勤鄭莊簡之政術呂文懿屠宮論之文學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徃徃襲轍而不得其要領昂顯崇鉅之臣或相率阿私所好而其他飭廉啟循為吏師帥直諫明職歸而食貧老死田畝者亡論其事何若語之人姓名人弗問矣戚君所以懼而有此書也昔者王仲宣為英雄記意欲以其時重於古襄陽之傳者書汝南之傳先賢則欲以其地重於天下戚君生攜李能使攜李之人重稱明學士大夫能使明之攜李尤重不亦雄志跨昔哉戚君不獨核於事又能嫻脩於文辭爾雅鉅麗夫以太史公得短長而其叙戰國之策臣侯烈炳乎躍如者不若春秋諸世家之寥寥也班孟堅之紀西京則子駿為多龍門蘭臺之客異時有紹明其業者於攜李亡勞筆削矣夫

潘潤夫家存稿序

蓋濟南有李于鱗云而于鱗所亟稱者非王生六七

輩則其鄉人許殿卿潘潤夫龔克懋也殿卿故善王
生而會于鱗沒王生自嶺右召過廣陵一日而識克
懋若潤夫既以內悲夫逝者而又各自幸于鱗之所
亟稱者身相及也居久之潤夫以其詩若干卷屬王
生叙曰敢徵靈於先友以不朽于不執事於乎不佞
何言哉吾吳中盛文獻彬彬闡闡詩書矣然好推尊
其時顯重者耳傳而共為其名以故一徐庾出而語
語月露一元白貴而人人長慶沿好成格沿格成俗
而不可挽也乃潤夫稱為于鱗日相倡和然往往隨
發而自盡其才隨遇而競標其致各騁於成在之途
而無犯轍以故讀潤夫詩者知為潤夫詩已為潤夫
行詩者行潤夫詩已自是而濟南之詩無阿格也不
亦善哉潤夫起家邑官數駁歷知牧京兆以至貳轉
運夫夫隆萬間循吏也豈其以是雕虫沾沾且也目
之曰家存稿而以屬王生叙亦豈刺促為名計識其
善于鱗而不必傳于鱗以傳者以見志耳殿卿克懋
各有集大指亦類是

黃淳父集序

甲戌春二月余入領太僕過淳父是時淳父病矣而
強起納拜曰夫余殆已矣敢以不朽累子尋嗚咽不

能竟蓋又三月而淳父沒其息某以其所著集請曰
先子志也淳父自少為諸生即以古文辭著聲而其
於諸生業亦不廢試凡數上輒報罷最後有所不得
意遂謝諸生歸淳父既不襲儒衣冠又不具隱居衣
冠即楚服而見達官長者自如也所為頌雅騷選賦
誄之屬始務以精麗宏博自喜中年游白下稍變而
趣澹辭雅調然其意不能無為工晚節益自喜為工
語自淳父之工語出而諸郡中名能詩者爭傳寫之
紙為貴嘉隆之際即東南諸詩人不能先淳父而指
屈也淳父固絕口不及一第顧其中不能無恨之意
托冲舉黃白之術以少伸其志而行之輒不讐竟快
快而死居恒計衣食不能卒歲而後先所蓄置古敦
彙法書名畫即號好事家不能過也淳父負耿介有
至性其他行甚多余不叙叙其詩曰士業以操觚無
如吾吳者而其習沿江左靡靡或以為土風清淑而
柔嘉辭亦因之止地武功諸君起中原自厲其格以
一遇之而交與之劑亦既彬彬矣而不幸以蚤歿乃
淳父能劑矣夫辭不必盡廢舊而能致新格不必步
趨古而能無下因遇見象因意見法巧不累體豪不

病韻乃可言劑也。今吳下之士與中原交相詆吳君務輕俊，然不能不推淳父之精深，中原好為豪，亦不能以其龐而病淳父之細者。淳父真能劑矣。淳父之皇考曰五嶽公，博雅知名士，其所著書亦余序之。五嶽公務博綜而淳父善專，請乃余於淳父言，尤無間云。

類雋序

自漢時學士大夫以經術行能相高，不斷斷為瑣屑之學，即嗇夫以利口斥焉。然貳負見表於中山，三觴流蹟於洛水，則不克以臆對而述家所由興矣。齊梁之君臣既務為組織雕績，不能運獨至之意而一時風靡者，大致有二：應制則巧遲敗於拙速，徵事則伸多勝於屈寡。至博學宏詞之科設於唐，而其用益迫矣。故白氏賤之，而其書曰白僕，僕者役使之也。一曰白襪，若取以襪衣也。然學士大夫往往起田舍，遠於金匱石室之藏，壯者役於生而老者窘於餘，其力不能得之，即得之矣。而東西南北唯朝夕之是逐，夫惠子之五車紛如而安能以充後乘也。故夫善類書者猶之乎善貨殖者也。當其寡以多之用也，吾友鄭山人年三十餘，即厭經生業，棄之而杜門為古文辭。吳

中號闖閫詩書山人多所假貸分畧而受之輒成誦
中年而其所為古文辭稱於中原趙康王聞而聘山
人立談而賢之曰生非所謂行秘書也耶趣授傳舍
美酒梁肉大殮已又曰生為我成一書其繁若徐堅
之初學記歐陽詢之執文類聚已給筆札頗出其所
歲書每奏一篇輒稱善而會山人以二府辟北游京
師見少師華亭徐公而語之故徐公復大賢之曰此
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因謂山人採而唐以前母
略略惜其遺也宋而後母廣廣惡其雜也寧稗而奇
母史而庸寧巷而雅母儒而淫山人拜受教又二十
年而書成名之曰類雋以所類靡匪雋者則康王久
捐國矣徐公亦謝首揆歸其鄉而山人老開九泰然
尚能不廢其業一旦以屬余曰吾業謀於趙嗣王共
剗剗矣吾子好為一家言以吾之不得當也雖然其
謂我何余謝不敏則曰子書成而懈夫豪傑之士以
無事殫力於學則不可然使途之人亦或盡染指焉
以立取而立應而無腐相如之毫也則亦唯子之功
謂康王誠賢王矣劉孝標作類苑而梁武以人主之
重不能見推搆顧集諸學士為華林要畧以高之康
王不愛趙嘗與書以共山人筆札而成山人名康王

金州山人類稿卷之四

十五世德堂刻

誠賢王也。山人名若庸，恒自號虛舟，以見寓云。

戴金吾禦戎策序

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戴君伯常時以推擇為金吾緹騎長，間過從談藝甚適，已稍稍聞其直金吾獄而故相夏忤旨繫當死，相嚴恨之甚，以屬君，俾甘心焉。君謝弗應，而大司馬聶自襄公以平陽守事逮，君師事之，與談王氏良知之學，其帥陸撼之，君亦弗為動。余雅以賢戴君，而會余出憲青齊，罷歸里，再起藩臬，始入領太僕，別君者二十年，而君亦用勲，婁遷大校，遂擢裨其帥，而且罷矣。君名業已六十餘，然鬢髮澤面，與促膝環堵談說，天下事，亶亶不倦，已出一編書示余。

曰：此所以志也。蓋君始為緹騎時，中國即中虜，凡再大入，殺掠三輔吏民數十百萬以去，而我曾不能獲偏師別酋之捷，戰則餒而不能合，守則分而無所不寡。君條為十事，擬上之，其大指欲捐國家數年儲練精騎十萬內地，為數十伏，俟虜闌入，誘而深之，入伏因大創刈其衆，而窮搗其王庭，使魂奪不再犯。又虜所恃以疆者，我降卒半之，其人豈無父母廬產之念，為重購懸募，將其才者而農其孱者，十年之後，且欲盡化為良民，以合於剖藩籬成大家之義。無論諸儒

生見而疑即老將亦掩耳避去以為言大非任而顧其中所以轉弱而為勁多勞以為佚衛主客變離合密節詳目之妙用獨君有言之而自信之以為必效也而聶公與相國徐公趙公亦後先能為知君以故君得稍遷而大帥陸陰恫喝君毋遽上書君亦念諸公非能盡我即上書且以為希進而意津津殊不能已乃遍攷三代而至於明凡所以備虜故事得失長短每邊吏文武奏計上公車輒訪問叩赤白囊竟而後已而卒斷之如疏指所云而加悉凡四十卷余謂君書成而官以罷一旦縣官緩急借君以聞之外寄君尚能作伏波將軍據鞍矍鑠狀耶君謝有之然聞外不過一帥寄即斤斤責工吏民板築障堠間及從輕騎逐數級半資之賞我故有所不能也且以一閫帥縻我大司馬則不若采吾書而委之大司馬庶幾膺懲薄伐之用哉而今單于方脩呼韓邪故事解辭而稱外臣亦何所藉吾書為第聞之岐伯秦越人天下之言樂術者神焉而其所遺書簡奧而多秘非沈思者不足以得之今與李杲朱震二三子角術程驗不可同日語然為術者之習其書固易之而當於疾也今弁鵠業武事者人口誦畧手孫吳而不能一究

之用藉令異日有以邊事棘而不弁髦吾言庶幾其尚足驗哉余固惜戴君之不遇而嘉其意之近厚而有餘忠因為叙次其語

王以泉集序

楚於春秋為大國而其辭見絕於孔子之來至十二國之風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輩相與推明其盛蓋逾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子美之為之祖若孫者復以詩顯又幾千年而為明德靖之際王維欽氏出而張廖諸公繼之自張公以氣雄而廖公以辭逞雅欽最號為高華然不能毋見才後而少泉王公稍後出獨能折其衷公於意非不能深不欲使其淫於思之外於象非不能極不欲使其游於見之表才不可盡則引矩以囿之辭不勝靡則為質以禦之蓋公之詩若文出而好馳騫者俱恍然而自失也余初為郎燕中與公從子故御史宗茂同年雅相好試余以公集讀之以為今即今人未有擬以為古即古所不之見問而後知為公公於詩若文不作貞元而後語然能脫摹擬洗蹊逕以超然於法之外不得以一家目之也公與雅欽皆繇高第讀中秘書非久皆去為他官故無所染於習自致其境

於古而公尤工行誼長節槩居官所蒞有叢跡然僅再命至僉臬而用公事寵余之見公集後二十年而官游楚謁公里中公頎而長白哲飄鬚非復人間人也出其集加於昔者半而示余曰身隱矣而焉用文之雖然不可以當吾世而失子也其姑以識吾之所至而已夫不佞烏足以得公所至第覽之淵然色而誦之鏗然聲婉而章宏而典竒而弗棘庶幾風人古典之遺乎夫張廖姑所弗論公蚤達類玉勒必簡然不為麗詞淫聲以祈主悅淪落不偶似正則子美然無怨咨感慨不平之氣以見時左而天子亦竟遂能知公使千載之後不為公廢卷而歎息也公楚之京山人名格字某少泉其別號最後天子詔用公以年至不之強進太僕少卿故予云然

青蘿館詩集序

于鱗蓋嘗銓子與詩得十五之一而行之且許為之敘而亡何于鱗沒矣伯玉敘而其略曰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為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夫元美者不佞貞也而又七載子與所為詩日益富將有所續而合而其自銓視于鱗則益苦頽意怦然必欲推不

評善庚切心急
一動之固之愧曰對
訛自欺之自足又與誕同
一物也
構增之又合之和之
怪音各改過不悛
怪諧之

世經堂刻
倭為之序夫不倭言而無所當於作者固無論即不
倭言而少有當於作者以斬信於天下後世而天下
後世固已旨伯玉之敘而窺其後是必曰伯玉夫乃
為訛而坐受成也抑蘇代有言周莖賤媒為其兩譽
也若子與之與于鱗元美也是不為名高敵者乃相
媾而為名高者也夫以伯玉敘而疑余以余序而疑
子與之詩又何取裁焉乃子與意不已曰非以子媾
名也以子之一言而為藝苑衷庶幾余自信云爾記
不倭初識子與時子與業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
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即有構而亡近於

建安三謝開元大曆弗出也出而亡當於于鱗之首
肯弗存也凡與子與故倡和者或挽之或攝之或訾
笑之而子與噉噉然而弗顧者三十年一日矣則子
與之自信孰甚焉度子與生平詩今銓者僅十五之
一而其所謂十五之一則皆其見于鱗以後者也其
見于鱗前而膾炙學士大夫口者余猶能臆之子與
削而亡所悛也夫子與亦詎必余一言而稱自信哉
伯玉又亟謂 孝廟時有李何而副以徐昌穀謂子
與繼之若二徐云惟獻吉之序昌穀曰大而未化而
操觚之士詎今為昌穀扼腕者胡以未化耶愚則謂

許州山人稿 卷之六十一 世經堂刻

昌穀之所不足者大也非化也昌穀其夷惠乎偏至
而之化者也若子與之於古近體庀材宏矣養氣完
矣意象合矣聲實衡矣庶所謂充實有光輝者哉語
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子與甫六十自是而往皆
化日之日也將化境之境也夫不佞請執簡以俟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三首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貞不佞待罪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
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虜大酋俺荅之諸孫把漢
那吉者闌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
傳邸報大酋以那吉故款塞縛叛人梟北關下諸夷
解辭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

世經堂刻
宮保四命而至今官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
再三而其錫有蟒繡裘蹄勲親所不敢望者

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裔梯
航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人主
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
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
謁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
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
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
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當那吉之始入塞也邊

吏以為一孤童亡所係中國輕重而公獨亟為

上言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
叛逆趙全等還我為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詆牘之愛
而制其命其次俺荅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
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言吉立
勢不能盡有其眾然後以一屠者谷蠡秩羈縻而置
之塞外其與黃公吉構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
構我則興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
其力報曰可蓋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強虜之父子以
及他族若按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虜

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将利鹵獲不欲兵寢恣為恫疑虛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洶洶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虜情下有不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論公謂不蚤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虜而內示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豐溫禹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塵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䟽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虜至於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膺懲之具靡不備使虜曉然知歛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固班班可考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豐溫禹尸日逐得志如漢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匈奴丁零之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馬虜空群而歸我苑圍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媮衣甘食遨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

太尉會昌集其論羗虜河北利害瞭若指掌以為孝
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
稱明良者哉夫晉蕞爾侯國也林父以奔北之餘僅
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
伯亦遂有瓜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鄭遂舉鄭之歌鍾罍磬女樂
之半以酌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天子所以寵
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為侈也貞不佞竊因公之屬而
為叙其所以令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
營平會昌灼然並傳哉

章給事詩集序

自昔人謂言為心之藪而詩又其精者予竊以詩而
得其人若靖節之言澹雅而超詣青蓮之言豪逸而
自喜以陵之言宏奇而饒境左司之言幽冲而偏造
香山之言淺率而尚達是無論其張門戶樹旗幟以
高下為境然要自心而聲之即其人亦不必徵之史
而十已得其八九矣後之人好剽寫餘似以苟獵一
時之好思踏而格襍無取於性情之真得其言而不
得其人與得其集而不得其時者相比比也當余成
進士時與同舍郎李伯承為詩頗有聲而章君景南

為行人出從一蒼頭羸馬散衣驟而見之不知其為
官人與之語亦不知其能詩者間一過從章君陋巷
席扉香一縷出其貌而始知有君者名匡坐徵其詩
數篇相與吟咀恍然而若置身於陶韋之間而厭吾
曹之工於藻也已稍與深語則無非詩也者徐而察
其眉宇則亦無非詩也者然章君既用郎高第補給
事時上諱言立太子而君首上章立太子忤

旨幾中竒禍少解引疾歸卧金華山中予既驟得君
而驟失之日夕復望其起而報君逝矣君之卒其鄉
之薦紳先生惜其人相與請而祠之學宮惜其詩相

與梓而行之世又二十年而其子某屬余叙而余始
盡讀之然後知君之詩非君之詩而陶與韋之詩也
有所取至於篇則無問句有所取至於句則無問韻
意出於有而入於無景在濃淡之表而格在離合之
際其所以合於陶與韋者雖君之苦心君亦自不得
而知也陶韋之言瀟洒物外若與世事更相左者然
陶之壯志不能讐發之於詠荆軻韋之壯跡不能掩
紀之於逢楊開府彼雖僅有以自見要之皆非其得
已者而君之壯獨能用之於立太子疏天下不以空
言少君則尤可重也余故備著之欲使後世知有能

軒虛延中輕言為人無所輕重錫鏡錫號胡戎曰
 癩邪一多音查 夢言於本者言又火之大者之
 詰七上哲同 聖詰之治

以心之聲而為詩者章君其人哉章君其人哉
 世經堂刻

華陽館詩集序

大中丞宋公望之以其所著華陽館詩集授余耶中
 而曰子其為我序之余昔守尚書比部郎而公錄令
 高第拜御史間一再過論詩公氣完而才高所造語
 必驚其坐人而自是出按饒河中移疾歸超為廷尉
 丞出牧方州僉臬事進為副再躡再起入佐太僕復
 佐廷尉以至今官凡十餘政自少而壯而且老幾三
 十年所經繇秦晉梁燕趙魏閩蜀吳楚之地數千萬
 里其旅子旅奪軒輕牢怪偃蹇異態公時得之以益

吾變江山之詭特險絕土風物候之錫幾柴虎莫可
 詰究公又時采之以益吾奇而中不汨凡公之詩遇
 所最獲意而不加揚有超曠而無德色夫是以無多
 音遇所最拂意而不為屈有感慨而無不平夫是以
 無促節其鏗然者中金石之聲然宮有適而商隨之
 其燁然者皆天地之色然意有造而象發之夫是以
 和平與鴻爽雖相為用而恒為之主說詩者謂公五
 言出入建安見於擬李都尉而下可味也七言有唐
 初四子風見於帝京篇可詠也近體五七言要皆有
 右丞嘉州之致而間入於劉文房余謂此僅得公之

舟州山人高 卷之六十九 世經堂刻

似而已。公之所繇造與其合出於機而入於境，雖公亦不得而自知之也。嘉隆之際，公既不盡得於遇而天下事，又間有蒿於目者，不得不托而為風。公今益貴用事，聖主詰相喜起之聲，雖離如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非公其誰哉？非公其誰哉？夫歌咏盛德大業，余雖不敏，將操管而從公之後矣。

少保兩川葛翁行歷圖像序

世貞守尚書郎時，而葛翁僅五十，以少宰遷南大宗伯矣。自班行中望之，固甚澤而翼也。而世貞用投劾歸里久之，起浮沈中外，自以為若異世人。而葛翁謝

宗伯歸天下，雖欲伸翁之志，而占其治於進不得已，而強起之，再遷大司徒，歸復起大司寇，以至御史大夫。蓋世貞之入領太僕，而其僚為翁之孫，昕因以獲侍翁翁之長臺省二十年，而家食居其十之七，即無論翁雖世貞亦髮髮髮白，然而天下諱翁之老，而豔其壯，翁深沈寡言笑，第其出入人俱已目屬之，藉以為喬嶽巨溟，能柱兩儀而育萬彙，雨澤之所敷，翁而翁顧遜不自居，數上書乞骸骨。人主強挽而褒嘉之者非一，於是太僕出翁之像，凡若干冊，以示世貞，指而曰：此其諸生而受經者，此聽邑賦頌者，此郎建

禮署而視草者此領壘書檄樸多士者此間如而旬
宣者此侃如而臬者此以中丞開府者此佐統均者
此洽神人於南者此地官而司計者此再賦歸田者
此司邦禁者此握中執法者凡翁後先垂二十政而
其貌亦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其服自青衿而有
冠服由黃墨銀青以至金紫其髮亦自綠而黑而頽
以至白余不能盡辨之而其稍可識者則為少宰時
與中執法二像耳太僕丞語余古之善貌人者敬君
延壽外母如韓幹周昉幹昉之貌汾陽王其妙至併
其情性而得之然天下之不生識汾陽王者驟而示
之而不能指其為何如人也若乃誦退食之委蛇則
能狀其優游而自得風赤舄之几几則能狀其處變
而不失常覽雖離蕭肅之章則能狀其葆和而履敬
歌赫喧瑟僞之語則能狀其威儀而恂慄雖千萬里
之外與百祀之後啟其編而想見其人與其狀貌猶
躍然也何可以無子之一言世貞謝不敏則謂太僕
子貌子之大父而已乎而予言何藉哉即不以予言
何藉葛翁之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也其髮之綠
而黑而頽而白也是幻貌也服之有青衿而冠服也
其黃墨也銀青也今之為金紫也是幻飾也其瑩若

冰玉純若金勁若鐵而蔚若松柏者固七十年一日也。更數百千載而猶新。夫庶幾乎周文衛武之所見。稱於詩書者哉。蓋未幾而世貞借山南之節以出其明年。葛翁以滿六載當進秩。遂巡不上計。婁乞骸骨。天子難翁之去而重違其請。特拜太子少保。馳驛歸。而至輿廩之續。其在六卿者。廢於翁登第之歲。凡四十五年。而後復舉。亦盛矣哉。世貞屬事省簡。乃追次其語以貽太僕。為翁贈。雖然。翁杜機矣。而且進於道。毋所事。余言矣。

游名山記序

友人觀察使何君振卿曠朗宏博。縱心世外而尤邃於仁智之樂。自其為諸生。偕計吏。敷歷中外。足跡幾天下半。而君之所謂樂者不衰。君凡遇佳山水必游。游必有詠歌。叙述之類。而尤未噍於志。一日喟然曰。嚴夫子有言。州有九游。其八夫以天下之名能游者。而不能無恨於其一。之所未至。而况於余所遊者。僅半也。余且倦。而必欲以余之年。而盡余足。以余之足。而盡余目。亦難矣。則又曰。庶幾有少文之技。以丹青。余壁。而又幼輿我於丘壑乎哉。然余室之為壁者。幾而天下之為名山水者。寧啻十百千萬也。夫壁之不

足以盡天下山水與余足之不足以盡余目均也既而豁然曰得之矣乃搆古今名雋之紀游者自大都而留京而五嶽極而羅施鬼方之域若而山其水附之自漢應劭而唐柳宗元而至於今若而人自漢官儀而記而詩序而題壁者若而篇其有文而不獲全者事而不獲專者標韻叢勝臚列而品分之曰勝紀曰名言曰類考為卷僅十七而其文已五十萬餘言自君之成此書則日夕侍其尊大人公雖亟薦亟起不復肯出為世用時展卷而一讀其昔所游者儼乎其若歸又若與其故人晤而其所未游者恍乎其若身之歷而目之遇也然自是探奇慕異之士踵相尋於君闕以問所謂記者君不勝其繁則梓而應之以廣其好而屬序於余余固嘗仕宦躑躅於燕齊晉楚吳越間然其跡尚不能當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廬崇嶺兩洞庭張公善權桐廬外其勝不能得君之十之三雖謬稱同君好然不能盡廢有司之轍而與樵夫漁叟窮其造獨所蓄數十編雖不能盡如君間或有出於君之表者因悉舉而歸之而叙其所以嗟夫讀君之書而可以無事游矣得其所謂窮如者奧如者淵如者以與心謀而可以無事書矣山河大地一切

而空之則所謂穹如奧如淵如者亦陳跡而君之書亦可以無事吾贅矣姑以復何君君其首肯余否

吳汝義詩小引

休寧吳子行欲行其先人汝義之詩而介余友俞仲蔚來問序不佞嘗讀徐吏部學謨著汝義事狀謂以俠烈賈隱江淮間所為詩跌宕雄逸有風人之致今其存者僅百餘章耳汝義雖好以吟咏自適往往多厭棄不復遺稿得年僅三十四以歿而是時子行甫十三意不忍泯泯其父既能走數百里而乞徐君狀又能竭其蒐括句請之力於厭棄之餘蓋二十年而得所謂百餘章者賦詩豈必多即少陵氏亦云爾知言哉夫汝義之於詩自適其情而不必於托其名故其稿多棄去子行之不忍泯泯其父其計窮而莫之挽乃欲以其所厭而不欲得之名以聊寓吾無盡之思其昭曠純至交伸於父子之間者可想也昔晉人致慨藍田之晚譽而云人不可以無年右軍位遇不勝藍田乃又云人不可以無子今以汝義之才而所造僅爾固其年限之若子行之不忍泯泯而必為之傳則庶幾是稱子矣不佞故不辭而為之引

永慕堂詩叙

何子佐崑之三年而政成則以間過余曰先君子之
倍不穀也若而年先太孺人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如
一日也以不穀之無能為役也迺張令氏辱表之墓
尹宗伯氏又辱顏之堂諸薦紳又辱為堂之詩吾子
其辱叙焉死骨且不朽王子動容有間曰子之堂之
顏也何居曰永慕王子作而曰旨哉乎顏之也子之
先君子之倍子也若而年先孺人之倍子也若而年
而子如一日也則信永矣居吾語子吾始習孟子書
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五十之歲獨歸之舜而他不
及吾甚疑之即人人無無父母者是庸獨舜哉既習

檀弓傳子張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
而成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子張賢者
也夫子不罪其不至而姑予其鼓也然後矍然知舜
也且禮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矍矍如有求而弗得
既塋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則是
哀漸有殺也若子張者情為之窒而禮為之伸者也
伯魚之久於哭母也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若伯魚者
禮為之裁而情為之屈者也夫何子不以情奪禮卒
亦不以禮屈情而心終之殆猶賢乎哉雖然未有以

卷之六
世

敬歎之禁口用之

何子之善用其永語者孔子之稱舜曰舜其大孝也
歟既而曰德為聖人而已彼其夔夔齋栗力田而曲
共子職者固弗與也然則孝子之致身也以致親也
假令季路不得孔子為之依歸而其令蒲也僅如弗
徇公若而已耳則旦夕五鼎奚賴焉何子之佐崑猶
蒲矣其名位固未涯其樹德而顯融其親者尤未涯
也何子亦善用其永哉王子既以語何子涕則滂淫
下矣已舌喑口噤而不得竟何者王子之邁奇也何
子名渭會昌人處士君諱正緒饒隱德鄉人尊而不
名曰以巖先生

兩朝錫命卷序

國家褒隆中外大小之臣自黃綬而上得以其最封
父如其官見考功令云而黃綬其在內獨御史其在
外為邑令皆不易封御史多以使事不及考遷或用
言左去輒罷而邑令非臺使者薦至再輒以不及格
報罷其薦而至再則又以驟遷不及考罷為縣令封
而召為御史最則又以同品罷而獨德興舒公始舉
進士拜錢塘令有聲天子方脩廟恩推嘉勤事者
公父故平庵翁獲贈如公官久之公繇比部郎改御
史按楚而今天子復脩廟恩平庵翁復進贈御史

鷺直馳曰馳亂馳曰鷺又馳鷺馳也

收抄知切目汁疑

兩月收合日頭

梅譽髦謂其俊傑

播紳大夫交豔言舒公能兩致所難於父而公故邑
邑不自得也以間謂楚廉訪世貞曰天乎不穀之生
也晚而共養之日則既寡也又不獲以一命奉章服
吾父身而虛稱之胡益也且也吾父歿而能使難者
易當其生而不能使易者易蓋正德嘉靖間名善學
政者無如李空同先生邵康僖公見以為寡許可而
獨國士吾父也青衿譽髦握管而驚於大江之西亦
疇居吾父右者而當試輒不利其數試而數不利也
最後以目眇去諸生去諸生之後而目一旦瞿然復
乃慷慨歎曰夫造物者巧與余左而余又何言哉行
求爽闔地得東山之麓軒焉其陽為林林之表為川
川出軒之背而縈之一峰卓立天表吾父曰是可以
老矣田而秫沼而魚吾父曰是可以客矣為詩詩用
故程夫子韻而和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吾父財取以
自吟媮適也吾父所為孝友事於家甚篤至然不能
越鄉而見其名所為敦睦脩誼事於鄉不可指數然
不能越國而見其名者抑何難也夫不穀待罪邑令
臺史一從秩天子不以奉職無狀而棄之五年之
間而再被恩以及吾父以夫之之所難而不穀之所
易吾父困諸生父不能得一第以死夫人之所易而

汾穆 汾穆深微自 致 賢筆功 頌老母

吾父之所難不穀蓋至於今怍怍惜悽也世貞稍前
說曰此乃所以為公慰也蓋孔子於周公亟稱達孝
焉而有所謂孝者追祀先公以殊禮而所謂達者推
之諸侯大夫士以隨分致隆而已非必能起九京之
骨而盡肉之而衣冠之也平庵公拮据詩書之業非
不久蓋數薦而數北如語所稱白首若新其所為德
於室者母能名之鄉德於鄉者母能名之國 天子
秉沕穆於公卿之上寧復知有平庵翁而制詞所稱
澡身勵行睦族敦倫若親及翁之生存而跡其事者
豈不以舒公之勤勞王家推嘉所自使天下曉然知
舒翁有子舒公有父翁雖沒自是不朽哉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夫尊親者豈必其身親見之也舒公色
小解顧謂世貞其有以張大 天子之寵靈退而從
吳人之能詩歌者歌之而叙於首

馮母張太夫人節壽詩序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寔手之曰而殉我
身乎母乃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為子若母也蓋
馮公訣而太夫人墮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言矣
為死者死則可為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
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今大夫致僅三

齡而其一子敏在腹太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
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
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益日夜拮据治生而
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即斥奉父母之餘以資
大夫及所謂遺腹者咸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矣
馮公之父歿其母某獨存老而甘大夫之養忘乎寡
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共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蓋
馮公訣而太夫人之首不識寸珥體不識縷帛三十
年如一日也 上隆慶之二年大夫成進士矣而會
有詔旌天下之嬾而節烈者大夫上書闕下言狀有

司覆覈無異 上曰俞旌其門節婦如故事大夫繇
進士得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不以子貴而
用節婦稱來就養業已六稔大夫謀所以觴太夫人
者進之太夫人却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即
吾觴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即下
從公者以姑在姑幸健善七箸是姑授我年也始一
酌即以酌大夫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若兄弟在若
幸而有成立輝赫其家而聲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
然若何以報我則又曰毋以我為也 天子過采若
言而以旌我我何以報若精白一心而事之母使若

愧於我子州之民若赤子也為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母使我憾於為若母於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請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大夫澤而高太夫人風如王其輩者合詩以頌而屬世貞使序其事以娛太師

又

隆慶之二年大宗伯言進士臣孜言臣故父棄諸孤母張年二十九臣孜僅三歲弟敏未離母腹臣祖父母在扶侍間臣母張飲血自矢以存者故不即從地下會臣祖父亦見背獨祖母在家事旁落內乏強近之戚母張拮据晝夜食力致養以餘功授臣孜強學

獲從諸生奉大對臣敏亦竊衣冠侍祖母今八十餘臣母張行六十於格應旌臣孜昧死請詔曰下御史御史下郡縣覈如狀上大宗伯言進士臣孜母張握節報夫有栢舟髮髦之介備志奉姑有禮脩引慝之孝濟義導子有孟氏遷里之訓張於婦德三形志不互毀代夫有終宜特旌其門以示永永詔曰可下御史有司致棹楔如故事母張為節婦其明年進士為太倉守母張以節婦為太宜人太倉之大夫士咸宜太倉守仁然不以歸守而以歸太宜人壽之詩人或謂世貞即大夫士仁太宜人胡詩也曰子為詩也

獨不覩夫周南乎治至於周南而極矣然而首女德者何也男化易而女化難也然則胡壽也曰子為詩也又獨不覩夫魯頌之閟宮乎魯之美僖公也曰魯侯燕喜而繼之以壽母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蓋士之愛齊其家也甚於國是故迫欲得太宜人風也其愛太倉守之心也甚於太倉守身是故迫欲壽太宜人也自今而始願太宜人食益進使吾州得長有守而事之後之歌吳趨者庶幾不忝於江沱汝漢哉則太宜人果仁於守矣

寓目松楸卷序

人有生不識先墓指畢然者而示之曰此而先人藏也則為之次嗟涕洟而不已可以為孝乎之情也因境而生者也躬而土手而樹畢塋而不能舍攀栢而號草木變色鳥獸易性可以為大孝乎之情也托境而篤者也因境而生者以間發者也發而即止者也托境而篤者猶有待也有待則猶有間也孟氏得其肯推以為終身之慕始謂之大孝而歸之舜彼其賓四門納大麓以與堯共天下安能旦旦而脩庶人之養瞽瞍歿而被珍韓瑞律度量衡時巡受計以理堯所遺之天下又安能旦旦而脩庶人之灑掃於墓孟

氏獨探其心而知其慕曰舜固不以彼易此也竊負
而逃遵海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欣然終其身
而樂則必有戚然終其身而慕者存也今乃得之司
理龍君龍君之言曰不穀甫六歲知書時吾父以德
稱鄉長者而吾母佐之不穀出而肅然未嘗不身教
我於庭也入而閤然未嘗不身教我於室也吾二人
夫豈唯鞠育我實成我以至今日而不逮養矣不穀
又不能自固束於人主之制以有茲一官而棄我丘
壠唯是一松一楸不穀手所樹而沃者也不穀則安
敢忘日不穀之成進士也以故事從諸君游諸君游
而樂所謂曲江之杏者而不穀見以為松楸而泫然
也謁選得受計大郡諸折柳而餞者吾且以為松楸
乎彼見以為黠然別也大郡之棠獲憇而聽兩造者
不穀愀然而避案若以為下邑之松楸也不穀則安
敢忘人或謂龍君君有異政不日且入臺入臺而栖
鳥之栢亦且以松楸目乎而遂無致身意也自是益
貴而三之槐九之棘而龍君亦竟遂松楸而遽已乎
夫君與親一也夫龍君亦安能終為親而後其君於
是為龍君之門人殷都張文柱者若干人儼然而造
王子曰吾日侍龍君語語未嘗不及松楸也以所見

無非松楸也者昔人有不忍劬勞之一言至授詩而廢蓼莪龍君乃一日而不忍忘松楸也不忍聞之與不忍忘異乎乃所以致其哀一也王子於是推孟氏大孝之指以贈君而且語君曰龍君信以松楸而遷已耶且也人固梗楠豫章君矣

吳氏紀哀序

嘉靖癸丑夏中書舍人國倫上言先臣棄臣諸生時不幸母兄先後物故屬諸生方食貧行能謏薄旬貸亡所至不克備士禮以葬每一念及怛若縲割今幸蒙陛下擢臣典內制日食大官餼醞竊自愧奉職亡狀未敢以私請臣復有妻之喪茶於心志顛瞽謬鑿曷任大寄願得請急理先臣及母兄墓併以妻骨歸祔臣死且不泯天子矜憐近臣俾輟直為日以徃於是舍人則走諸賢大夫及與舍人厚者得狀志銘誄辭若干篇名曰吳氏紀哀而屬世貞序之舍人楚人也甚矣楚人之善哀也蓋屈左徒為懷王治辭令被間而退傷宗國之就削而忠之不見明也憂愁牢搔而作離騷凡天地之傳聲而成色其交於耳目者一切舉而歸之於哀竟以有湛湘之役其門人宋玉唐勒輩又相與推明其旨而傷痛之托始於九辨而

始

之

一

音

庚

庚

關

歌

以

再

音

琴

門

歌以再音琴

百里奚弄琴

炊房度

放乎大招招魂極矣二千年來天下固以善哀歸楚而舍人誠善哀然主上方從公車接舍人有辭命之寄其官視左徒而非有媚讒之士若子蘭者為之內蠹柰何媿媿訾訾不自媿而駕於長歌之哭哉舍人則不謂然以為上哀其風木而下哀其廢處其出於天人之合而屬於哀者固非若屈氏之僅托於君臣用舍之際也吾茲無以解舍人哀第以舍人哀無益於逝者而有可以伸逝者則莫若精白一志以媚天子篤學砥行內成其身異時上德若貽恩綸於泉夜使逝者有聞於世世不亦休哉若夫楚人之哀而巳也舍人固楚人吾不欲舍人為楚人哀也

歎逝錄序

昔劉彥度少有才秀與族兄士光齊好人謂彥度矯矯出塵若雲中白鶴後寢疾士光之舍竭志營療莫救而卒士光痛之作賦數百千言至感神人為破生死夫敦睦則疎者為親又要則生者不愧况乎情出同根恩深孔孺友于之戚師資是兼君凌玄旻之哀玄兩者哉蓋凌世世受文至玄旻兄弟益茂矣玄雨志不滿萬古而僅止弱冠材足空千里而但表汗血芥拾朱紫而衿不能離青汗染竹素而名不能出閉

比來著雖少踰視王寂而猶天庭玉摧柯凌德幾乎
中榭國香委蔓吳材為之少屈此多士所以纏悲而
難兄尤為隕血也然而陽碑陰碣齊年谷陵楚夢吳
歛等響金石法言存於家塾遺文播之藝林千百世
而後知有才而殤若季者友而賢若伯者埋玉塵於
便房空聞長慟撫金微於靈几尚愧無文嗟來玄雨
可以暝矣彼美存者上慎旃哉是為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九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四首

山西鄉試錄後序

隆慶之四年庚午試錄成而某以職事序於後曰傳
有之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午於日為
正中於數五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昔人謂堯舜禹
之生寔在午當天下文明之會故一時賢聖出而交
輔之天不愛道圖書顯矣蓋五臣之職脩而萬世之

彝政禮樂秩如也。今歲在庚午，晉以西庚分也。物庚
庚有實矣。更西而蒲坂平陽安邑，堯舜禹所都也。稍
西南而水滙之，滎河溫洛也。圖書所由顯矣。

天子乘午運沛然，欲章明其治，思與天下之賢士大
夫共之。詔郡邑各益其貢士之一齒。太學已采國
子祭酒言，益兩都解額各十五。海內談經游藝之士
孰不欲濯剌其肺腑，自顯見其長，以答人主鼓舞
至意。又况山西為堯舜禹所故都，獨當文明之會者
哉。不佞讓且陋，不足與於斯文。竊念以一校官應御
史聘而來，獲縱觀山河表裏之盛，與嚮所稱帝王之
跡，既不勝其嘉樂。稍間入棘，復獲觀百執事兢業飭
比，所以仰塞上德意者。至隆且備，則又懽然而興
不成寢，懼無以稱也。稍間乃獲觀諸儒生之業，咸彬
彬裁文質，不悖於道。其陳古誼，決筴利害，懇晰中窾
則又快然踴躍自勞慰，不知其憊也。夫訓經而發其
旨之謂義，辨志而當於理之謂論，標情而達於上之
謂表，決法而傳於經之謂判。陳見而宜於用之謂策。
此五者不失一焉。比於物，正所謂庚庚有實者。令舍
此而獵聲耦飾，采澤闔工畢，精於棘猴之末，而謂之
文，即南戒之南有之，吾無所取爾也。夫耳觀者不唯

其州山人稱卷之七十一
其實而泥於山川之險塞則意其深思而儉陋讀柳
先生之問所稱大鹵之金屈產之乘北山之材猗氏
之鹽則意其秀不鍾於人而鍾於物觀鴈門而北士
馬之雄盛則意其人多將此皆非熟於晉掌故者霍
宣成狄梁公之浴日司馬文正之補天裴晉公文潞
公之為國柱石不亦彪炳相業哉太史公之於史也
柳先生之於辭也河汾仲淹之於訓述也固其造人
人殊要之可以言文矣雖然不佞竊有進於此諸士
子其益深唯堯舜禹之傳而稷契諸大臣之所見聞
而知者乎其務精一乃心而求太上所立布而功賜
而言庶幾為天子贊文明之治則豈唯晉重不佞
亦與有光焉

湖廣鄉試錄序

萬曆之紀元秋八月復當賓興天下士而巡按湖廣
監察御史舒某以故事檄教諭某某暨某某司試事
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司提調按察使某僉事某
司監試既入棘百執事受約束御史唯恐唯春乃合
提學副使某所選士二千八百有奇三試之錄其雋
九十及文以獻某不佞以職事序首簡始某讀相如
子虛而恠之以為夸張少實且楚雖大何至乃匹天

子之上林而自稍長益習見楚圖經地志則神州之內五嶽者楚得其一其視嶽而加尊者楚又得其一所謂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之狀不易指數岷峨導波自萬里來滙為洞庭黏天浩翰扶輿之秀結而成丹青赭堊雌雄黃白城功玄厲之屬瓌異竒狀吾故恨賦之未盡也夫地靈則人傑蓋自古記之矣當周之東其南紀有仲山甫吉甫者出而弘將相之業以振其微功成而交相頌以葦路篋纒之楚有臣如鬬穀孫叔為之左提右挈而後先伯夫豈亦樸樸思齊之遺士固有興於待者耶孔子南游楚雖不遂獲東周而率其徒相與講明皇王之術六籍大指七十子之倫其五楚焉而楚自是稱有文矣乃僅能以其變風變雅之旨創矩矱而為騷若賦如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者至襄陽之杜而變始極其於稱亦甚著第今天下謂文士足張楚而已不聞其以孔子之道衍而為公卿將相之業何也今以某之無似幸而用茲後獲竊觀楚之山川土風又幸而獲從事卒諸生業其嶠拔汪瀚珍奇疊發悅若凌巨飈踐名嶽入海而探寶藏即無論其選者彬彬乎名實中窳其所不能盡者亦尚茫茫然足以備異日之

采庶幾哉楚秀有徵矣自明興不為騷賦之一端以儼士而大指在尊經術廣時務冀以是得人為縣官用諸生佩法孔子亦既有年其於所謂經術時務者上固精求之而下亦僥得之矣蓋亦思所以善其後乎夫仲山尹吉二甫叔世之毗也鬪穀孫叔偏雄之輔也其下者至不知有經術然各能以其材成其主之業而顯其名況於今聖天子握乾符秉冲霄委柄股肱良臣以弼成治化而子之鄉在江沱汝漢者去文王之季而四者乎其猶在成康之際而被周南召南之化為獨深者乎諸生第勗之孔子之業行而頌聲作天下奉以為穆如清風若二南者知其不為牢愁離慄之說明也

浙江鄉試錄後序

周侍御請之後無梓

隆慶庚午歲試浙江錄成某不佞以職事當序末簡乃颺言曰語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十宿沙不可得也不佞今幸而漁澤國稱游于諸士子之鄉又辱為二三子餌能遂介然秦人之視哉且而不聞而之先越句踐之時乎其地東不得距海南不及嶺北不及檣李而其民執戈爰而號君子者六千人其號君子而貴謀國者為種蠡泄庸計硯苦成臯如輩

僅七八人以其策舉強吳於股掌之上而稱霸於江淮之表今浙地固三倍於昔越其生齒百倍於昔越之民其握鉛塹而俟用於家者十倍於所謂君子其出而試於有司者又不下六千人而至於試而用用而望其服休於天子之庭多至於九十有五噫何其盛也比年縣官北急虜南急倭撫髀而思古之將相大臣中外托薦書而為國朝有上夕有遷而浙為最首藩其冠帶衣履甲天下而未有卓然章明如前數君子者何也業以聖賢大人之學責是數君子則未合然至於策富而富策強而強有責輒雙言若燭照指計然其中於今縣官之所急者當何如也諸士子咀孔孟之英發之於楮墨間固已鑿鑿中窾而考其居平其卑者要以獵科名沾祿食為務其高者抗首信眉談性命而窮要眇弁髦一世之事功而黜其勞士直一世之文章而黜其思其自負不後孔孟而程績量能乃不得少比於種蠡泄庸計硯苦成臯如七八人者竊甚為諸士子惜之當浙之先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者蓋三人為孫忠烈燧胡端敏世寧王文成守仁以後先成江西之烈而顯名於天下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為于肅愍握寸管而建中興之

績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者為劉文成基易補而佐英主垂開天之勛此其業亦豈能出於經學論笑制表之外而其所見長亦豈能盡廢訓故駢偶記誦之習然出而為瑞於宗廟社稷使天下之薦紳先生豔言之而歸效於其主試者夫一日而欲盡浙之才一試而欲盡諸士子之生平非不佞所敢然自今而後願諸士子毋務為虛譚務本乎孔孟之精微而究極其用時采乎種蠡數君子之所以謀越者異日為縣官替廊廟秘笑斧斷電決賈其餘勁以奠綏南北之疆易不佞獲竊比於三主試者不甚幸至

湖廣鄉試錄後序

丙子楚試錄成不佞當以職事叙末簡作而歎曰嗚呼盛哉昔在周文之世人主不巳之純其化被於江漢江漢楚上游也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禎然其時楚固未有所謂試也及其季也楚之君臣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稍間則日侵尋於干戈以馮陵上國將乘廣組甲之不暇而胡禮樂藝文之習然其人皆能自致於用使天下豔而目之曰楚材又能自致於言其工於事者曰楚書其工於情者曰楚辭楚辭行而後世操觚之士奉以為模楷而不敢廢漢興稍稍尊

吏道賢良孝弟之舉間者一恭焉六代先膏腴抑寒素
顧其人才亦代不乏至唐而始為科舉之法以籠世豪
傑而所謂科舉者詳於禮部而略於鄉楚析而為六襄曰
山南荆曰荆南鄂岳曰武昌潭曰湖南郴隸桂斬隸洪
其試事各屬其連率上者采名下者采曠又下者采勢
而所試又不過詩賦之末端顧其人才亦代不乏蓋至
明而始萃六道而一之包二嶽絡七澤三年而盡其地之
才而加詳於試以考驗經術辨論今古揚扈時務精而
綸綍粗而比詳為日一而不已而再再而不已而三糊
名易書之法立而勢與曠盡黜自試楚于今二百餘歲
而其人顯者坐論作行腹心禦侮之蹟班班可考蓋至
隆萬之際而楚士之用與楚得士之效極矣雖然不佞
於茲懍然有餘懼焉今夫楚大國也其南金大貝隋珠
翠翹寶之重者也竹箭藟阿纂組縞錫鄭鍾之鐵享魯
之大屈用物之重者也然一寓目而輒辨辨而用之而
各得其職何者其為重顯也若夫和氏之璧其外渾然
石而已毋論衆過而忽之即工師亦未有能辨之者一
剖而光始發而始有異之者矣然得之三戶之墟亦未
知所以為置也人主聞而辟之以授國工加之以廟琢
再吐而砥缺黜然而避色矣襲之以文錦貢之於清廟

崇之以瑚簋之美稱而諸寶與用物之重者泯然退處其所而莫敢班矣諸士子其猶有璧耶其僅為南金大貝竹箭蒟阿之類恒實用物而已耶不佞之所能得於諸士子者璧耶亦僅所謂恒實用物而已耶璧不過工師璞猶在也異日且有能辨者工師之不遇璧天下後世其謂我何不佞所以為懔然懼也諸士子而璧不佞竊有以告頤韜其彩毋使為世忌蘊崇其價毋使為世賤不厭劇琢之苦毋使為世輕用諸士子異日有任工師責者亦願推不佞之所為懔然懼之心毋使有璧而輕失即不失之而不小用之可也若夫南金大貝竹箭蒟阿之類固饒於所謂諸士子者不佞無所用懼矣

山西武舉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秋八月不佞業以遴偕計士矣亡何而有司以武試請迺合諸道之士若干人蓋又二月而會今總督御史大夫王公巡撫御史中丞石公合笑北創虜虜行遯去不佞迺得以其間而試士其始試之貝帶翎翹之騎介而射且馳者四百有奇十得八而進之曰美哉執轡如組也再試之旅升而耦發十得六而進之曰美哉技也矢之破的有餘勁矣三試而介者袷橐弓而奉其觚管之業以獻十得一而進之

曰美哉陳說古今決策成敗瞭然指掌也夫不愧乎
腹心干城者矣則又自疑曰今中外之論方務責實
而薄虛文以戈擊賊耳安用是觚管為不佞乃以文
求之而子大夫復以文應之母乃不可乎雖然是不
聞而之先有晉文者哉當其時甫得國於隣敵之手
而驟欲強其兵以西匡王而南懲楚肘腋赤白狄之
間而其謀中軍帥也則姑後其五才士而使之佐置
曲躍超距之雙言頡而不問也曰有悅禮樂而敦詩書
卻穀其人者已又舉賓敬之冀缺而大夫其下軍即
一時貪見小勝意執不恠之以為落落難合哉然文

公以其人霸天下若合契蓋世世稱盟主而諸大夫
之後亦世世受將至於克燮之讓功句起之讓帥蓋
庶幾賓敬之缺而新築之師鄢陵之役韓厥卻至之
所以致辭於齊楚之君者抑何其嫩婉篤至也宛然
禮樂詩書之遺矣若晉之士褒然而見進于不佞者
其所稱材官良家子非穀缺五才士之流乎世曹鼎
族生而祿食于官者非克燮句起之流乎不佞不以
雙言頡望若而進若以文何也欲若得夫禮樂詩書之
實明乎倫物而通於政術以備異日內外出入之用
耳今國家當右文之季而不後武天子撫解而思

將帥之臣諸奉行者精計以求得人然其勢猶不能
不岐文武而二之二端之士不能兼通乎六藝故稱
薦紳者略射御而稱介冑者忘禮樂書數藝有六而
武吏廢其四故一時雖卓然稱名將帥然不過竭其
材力於一軍之任而賞罰進止財穀出入無所與不
能為必可勝以待敵勢不得不歸重於文吏文吏六
而廢二故為大帥者能為可勝以待敵而不能親戎
陣決勝負於呼吸之頃夫使文吏可將而武吏可相
其機要在乎始進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自今而後晉之材臣有出而彪炳朗奕憲萬方者斯
自不佞發之哉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元年冬十月御史舒公例試楚武舉如期武舉
錄成而其職司取以序序末簡前是八月而楚士之
拖紳衿握管而待薦者獲其雋九十矣今茲士乃曳
組練手弓矢糾糾若有獻初試之騎而射合者若而
人再試之步而射鵠加遠而合者若而人三試之其
射策校論以文辭合者僅若而人視嚮所獲文雋中
半耳上之待而曹亦嚴且慎哉夫所謂以文辭合者
何也今夫魁勇之夫不介馬而馳搏挐若風雨持滿

若月鳴鏑若霆電提一劍而出五步不留行其於氣亦足自雄胡至乃取齧齧之辭為也是不然吾請以楚事語若養叔之射也蹲甲而踰七札焉楚之不悅曰詰朝而射死藝然竟以其藝出其主於險呂錡之頃伏於殺以一矢復命而楚子不為色解也戰而遇卻至必下免胄而趨風然後嘉其有禮夫以公子圍之強至凌盟主乘厲林植鬻刃鋒戛賦詩一不當而後言者數國屈將軍禦齊所謂方城漢水之周一語出而齊盟遂成若是乎文之不可以已也且所謂論者辨析往古成敗笑者決策利害與國計邊事所宜欲以觀而曹異日用耳非有專於俳偶聲律之學以資若觴咏也楚人不云乎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則所以三試而加嚴且慎意也今天下稱治平無事相業獨盛楚藉令前是九十僑者盡出而疏附後先相與折衝萬里於一尊俎之上亦安所事若曹然吾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安不忘危古訓不亦章章稱哉今文士之用顯而不盡若技於折衝禦侮者即漢班史所云左將軍辛慶忌為國虎臣遭敵不競以威名再世亦胡不愉快也吾故述御史公之指而進而曹以此

殷氏族譜序

殷之先出自成湯湯姓子氏其國商自其孫盤庚都
殷其國亦曰殷殷之亡而微子國於宋其公族曰華
曰向仕於魯而聖者曰孔蓋自宋王偃亡而其子孫
散處或氏宋或氏殷或氏商蓋六姓著而稱子者寡
矣遷史乃謂有來氏空同氏稚氏髦氏而不及華向
何也至漢而殷顯者僅諫大夫封晉則淵源而後彬
彬盛哉以故所著殷氏譜劉孝標注世說時時稱之
後徙潤復自潤徙歙譜亦中廢殷之指日益繁而能
舉其所繇來者鮮矣即毋論其他遠者歙之殷日相

比而能一辨所由來者亦鮮矣蓋隆萬間殷有御史

大夫養實甫云養實甫既用平百粵巨寇潞其藪

天子嘉之賜爵卿加上公服予子孫環衛官官世世

勿絕養實甫乃喟然歎曰天子所以寵靈我殷氏

至哉而胡猶泯泯先德為也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

罪也夫夫余安得孝標所稱譜而嗣之則又曰潤以

前吾能推其始也歙以後吾能致其詳也乃始為譜

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而為殷之族既矣則

又推廣其致有世德閏範訓典文獻宅第丘墓遺事

遺蹟里社九考而為殷之事既矣養實甫之譜成而

以序屬不佞不佞獲卒業而歎曰嗚呼是豈唯殷譜
哉抑亦殷史也夫殷以八百年之天下而為宋宋以
六百年之公國繼之而中間賢聖代作者十餘輩夫
子以大聖親為其裔而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至足徵也又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然則殷之史故亡也夫子之弗為述也傷非時也夫
殷之孫子其麗不億而養實甫獨用勳烈顯於明為
得其時而又能以其間創為此譜俾成湯之裔不以
子姓微而遂湮天下灼然知殷之為聖人後者其於
功豈淺歟哉若夫別嫌明微探本啟睦之道則既詳
之矣無所贅余贊矣

陳氏族譜序

左氏有言先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其時
多世臣云以故宗法得提衡其間與治法相左右而
不廢太史公之為史也人為之傳而其有爵而不替
者特名之曰世家夫亦命氏之遺指哉若江左之有
貴姓也則自王謝始也顧陸而朱張有之也江左入
而為隋而王謝之貴小屈而崔盧李鄭之貴興魏孝
文為之嘘而借之及其末也雖唐文皇以天子之尊
求勝之而不可得然其人皆以姓貴者也非能貴姓

者也。五季之中原，日尋于干戈，至靖康而悉以護虜衣冠之士，脫鋒刃而竄匿於吳越閩廣之間，抱其遺編以誨其子弟，出而當太平之用，故天下之所稱貴姓者，漸不在北而在南。薦辟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彬彬諸書生，誦法孔子之輩，士或旦白屋而夕朱戶，其子弟習其遺編以繼顯，故其姓之所以貴，漸不在統袴而在詩書。此其人能貴姓者也，非以姓貴者也。今東南名詩書族，毋如閩而閩之族，毋如陳，余皆與其儁善。今年大中丞公某撫關中，出其書一編示余曰：是譜也。伯兄太僕芹之屬草，而某為

潤色者也。是家大人中憲公之志也。讀之則其先為光州之固始人，從王潮入閩，而家福清之南陽村，三傳而諱泰者徙長樂之江田，十四傳而公文海復徙古縣，又八傳而為中頌公某，中憲公某又一傳而為今中丞公及其伯兄中丞某，再傳而為縣令儁，長祿此其最章章盛者也。其留江田而顯者曰給事某曰提學洙，自江田而徙閩之青鋪，顯者曰太僕聯芳，自古縣而徙閩之南臺，顯者曰兵部時霖，凡閩之為陳四而皆出固始，又皆其人能自貴姓者也。君子以是知詩書之澤遠矣哉！日陳之先出虞舜氏，世世稱侯

邦馬以賓於夏殷周而其嗣世至纂梁之祿用衣冠
傾中原而中丞公謂之遠而不足徵獨斷自公秦始
推是指也以別嬖而統同敦始而脩睦志其所以為
陳者耳凡不佞之所稱述者皆非中丞指也雖然為
陳後者能紹明其詩書務以人貴其姓而毋藉姓貴
雖繇此百世可也

呂氏族譜序

呂之先世為吾吳郡人而其居郡之烏鵲橋者最盛
而元季中寇發徙常熟之沙溪沙溪之呂冒外姓曾
則漸以夥為曾二輩而始富去曾復為呂呂一輩而
始貴貴者今評事君道熾也乃始議譜前為曾而譜
者曰故宋丞相公亮後也已為呂而譜者曰非公亮
也丞相蒙正也評事君咸紘之曰吾知其遷自烏鵲
橋而已夫吳故有大帝時孱陵侯蒙即吳之呂莫非
其後也而吾敢遽傳也吾今而為譜知為沙溪里之
呂而已蓋評事君之譜略曰自吾祖之所及知以遠
若裔者譜之示合也作世系圖自吾身之所由始而
忝為嫡者獨譜之示辨也作正脉圖世系明矣而當
其人之為儷若胤若生卒者復譜之示詳也作世表
此三者凡所以綱吾譜也吾呂之先德玄矣非其人

疇樹惇而滋我後人也。志大傳吾先君之忝有章也。與不佞諸季之忝服休禾也。識之度以風夫為後人。執志恩榮惟我先人合二姓之好以光啟內外子孫。蓋世世受釐焉。志婚姻被髮祭野識者夷之。今稍為士禮以別于寢而教後孝也。志家祀吾幸有祿贏為圭田之餘。以瞻我譜之人也。不能無繇親始志義。莊呂之食指夥矣。夫豈敢言庶而富能忘教乎。志宗範古死徙無出鄉。今吾鬱然而喬木者。人指以為呂氏宮焉。庶幾其能守乎。志居室。墓者藏也。使我呂之有歸骨而樵牧之。是遠乎哉。則於此加藩焉。志塋所。此八者吾不敢以稱譜。以附吾譜之餘也。王子曰。茲譜成而呂豈獨有譜也。呂且有政矣。先王之世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宗本脩睦。別嫌明微。仁義之用俱出而肅然為天下先。評事君雖蚤貴。侍中供文史職。不獲請郡邑之長。以少吐其用。而今譜成而宗法彰彰如是。則寧唯空言之是托。評事君又大宗也。其諸季之為進士。金吾。列駕郡幕者。且若而人。而又皆賢其帥而聽君無疑。吾故不以序呂氏譜而序呂氏政。

榮泉李公族譜序

語云人貴族豈不章章著確哉葆姓受氏孰非神明然而賢者以其微顯也不賢者以其顯微夫重黎也而以官氏秦龍也而以術氏為汭也而以生氏本微以之顯者也田之第五以徙也棘之棗以辟讐也本顯以之微者也李氏之先為黃帝理官一曰李官其後非李而入者有指樹有賜國籍繇李而他姓者有次律之京房柯布條別代於成紀遂為鼎甲遂南媿王謝北冠盧范云宋氏忝知卜宅陽武明興居陽武者諱宣為鳳翔倅坐事論戍遷於順天於大城至公仲良始盛仲良丈夫子六人其叔公文振最賢有

月恐當作日

隱德不仕文振丈夫子四人其叔公芳最賢少貴侍中尚王府山虞澤衡之材金貂左璫恩寵鮮二其慎密詳審恂恂若訥月磾子孟之度沈照內炳廉直謹取勃鞞呂彊之操通明左史洽聞博物司馬子長之似為詩和平而敦厚小雅巷伯之倫與吳人王某善間出其宗譜示曰吾先君鳳翔之遷湛於農代鮮有顯者自余出大城稍稍知有李氏矣夫譜家史也余幸沐先人之遺得奉帷幄割大官食乃不能名先所繇起余甚愧焉自余而前者譜則已略矣自余而後者可繼也某曰夫譜原始要後睦族別生備矣余讀

李氏譜而知賢者之真能貴族也。公別號榮泉宗遠。其字伯兄。標者嘗喪父。廬於墓三歲。哭泣哀思。有異鳥白兔之瑞。古所稱孝弟力田者也。於法得附書。

天台四教儀序

四教儀者。天台智者大師舉佛宗法普攝一切善智識而作也。曷為四。曰頓。曰漸。曰秘密。曰不定。曷為頓。佛說華嚴經為初成正覺。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宿根八部談圓滿脩多羅。權實鬘馬。曰頓。頓悟也。曷為漸。佛為三乘根性先說四諦。十二因緣。事六度等教。次說方等部淨名等經。又次說般若等。曰漸漸而悟。

也。曷為秘密。佛於大眾中。或為此。人說頓。或為彼。人說漸。彼此闕而不相通。故曰秘密也。曷為不定。佛以一音演說法。能令眾生於漸說得頓。益或於頓說得漸。益故曰不定也。自頓漸秘密不定。外有四。曰藏通別圓。曷為藏。經律論三者。川流而不相害。曰三藏教也。曷為通。利根菩提薩埵通三藏教。而別圓故曰通教也。曷為別。獨覺菩薩別前藏通。次第脩證。故曰別教也。曷為圓。是通藏菩薩因果頓足。一切圓融。故曰圓教也。然則教有八。曷為四。前四教者。綱也。後四教者。由前教出者也。曷為五。時曷又為五味。頓有一曰。

如日出先照高山華嚴時也於味牛出乳漸有三曰
如日照幽谷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時也於味從乳出
酪曰如日照平地方等淨名時也於味從酪出生酥
曰如日禺中說般若時也於味從生酥出熟酥於頓
一麓而二妙於漸初有麓而無妙次三麓而一妙又
次二麓而一妙至法華會頓漸融矣非秘密非不定
蓋有妙而無麓曰如日卓午時罄無側影於味從熟
酥出醍醐是謂五時五味也天授居士曰余讀天台
儀中所謂五時五味八教者蓋止四云要之不過頓
漸二者而已融是二者一而已夫漸則盡佛世四十
一年悉數百千萬言而不足頓則一言而有餘至於
融也併是一言而無所用之夫道至於融而極矣幾
以加矣雖然吾懼世之慧者托於頓而急於漸也吾
始讀達磨慧大師書其超詣簡造似有出於世尊之
表而一時南陽永嘉云丈南泉馬祖趙州之徒聯合
默契若遠勝於阿難之世為總持而漏未盡著然自
諸師出而頓義明頓義明而天下之真能頓者鮮矣
今夫一見而即契偶觸而即通此其所取足者見智
也其所取足於見智者非見力也蓋亦有夙德焉奮
然而力求之敦固而不已沛然而時至霍然而悟則

悟矣。知悟之為悟，則非悟矣。故夫學人者，以漸而脩，得之於頓，以頓而得，頓不廢脩，斯其可以進於道而吾智者，大師之意，庶在是矣。懷雲諸大德，謂居士於茲教有微勝，因也。俾而之序而刻之。

校正詩韻小序

沈休文以四聲制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陸韓卿難之，而不得。斌道人演之，而始明。後有珙法師者，復以喉舌齒唇牙，改隸五方，而纖悉盡矣。故詩之有四聲也，自休文始也。字之有切也，自神珙始也。然傳休文者，謂雖妙有詮辨，而諸賦往往與之乖。自唐人為五七言律，乃獨皆祖之，而約韻自是重後世矣。元周德清者，其裁駁小有致耳，乃遂欲以三聲而奪四聲。君子譏之。夫詩不能不唐，則韻不得不沈。固也。吾郡湯先生子重，嘗病廣會諸家之太繁，且不適於用，約為二卷，仍為之訓。故而屬彭先生孔嘉書之。孔嘉始學黃庭，廟堂故結法，圓嫩有態，是書行學士大夫，咏月露而旁通於臨池之業，抑何幸也。夫句之有韻也，與書之有結構也，平險雖異，裁而諧，詣無跡，其為道同也。詩以韻入，書以結構入，而思皆過半矣。余故從二先生游，而湯先生之孫左給事，中元衡復與予。

善故序而梓之

鳴銑集小序

兆孺今年出華容而憇黃過鄂益西游郢歷襄上玄
嶽投鄭而止焉凡半歲而詩成名其集曰鳴銑集所
以名鳴銑者何也兆孺故自有家偶一出游以自媮
適其所抵無恒主主無恒日或一飯即去之豈其致
致焉而魚與車之是戀若馮諼先生者母亦自恨其
材鬱積而不得舒若干莫之猶在獄也耶兆孺嘗廩
上庠可以得官而自棄之又奚恨也兆孺居余傳舍
最久稍與下上其議論盤礴經史其不甘於雍門卷
椒之好而余所守官嚴又當左俠之代念無義可市
旦夕且謝去無二窟之瘕以待兆孺鑿也如之何則
為按其篋而不得其所謂蒯緱者得其集覽之淵然
之光而讀之若叩金石又若蒼虬舞而應龍嘯者此
即其物也耶為叙之

朝鮮詞翰小序

天子以韓太史使朝鮮滕生為之紹介焉而其歸也
顧橐中無他裝獨朝鮮之被冠紳者詩文手書一編
耳夫詩文吾不知其所繇法其已離堯離洙沫乎哉
合者駸駸乎宣成間音矣書不知其所繇法其不為

蟲魚鳥跡乎哉乃大有矣興家風矣滕生者豈以其
厭家膳而海錯野鷺之是好夫亦稱夷狄而中國則
中國之意云爾也今五單于解辯請正朔南粵授首
天子大合樂為九賓之饗東夷之人儼然陳聲詩而
進者泯泯乎箕子之遺即韓太史且復采之寧獨勝
生爾也余故不辭而弁以語謂異日徵同文之化者
此其一班也

四書文選序

今諸書生習經術者不復問詞賦以為何物而稍名
能詞賦者一切弁髦時義而麾棄之以為無當也是
皆不然自隋試進士以明經與詞賦並至宋熙寧世
始絀詞賦不用而所謂明經者第若射覆取答而已
其不能彬彬蕪質文固也 明興而始三試士各以
其日為經書義以觀理為論以觀識為表以觀詞為
策以觀蓄然其大要重於初日以觀理者政本也至
於標題命言則或全舉而窺其斷或摘引而窮其藻
上之所以待下者愈變而其辭愈益工蓋至於嘉隆
之際燦如矣是故謂唐以詩試士而詩工則省試詩
自錢起李肱而外胡其拙也謂 明以時義試士而
不能古則濟之應德其於古文無幾微間也凡論而

表而策最近古而易撰其於經書義稍遠古而難工
天下之為力於論表策者十之三而為力於經書義
者十恒七而猶不足吾填鄖所轄且六郡而諸書生
惟其取科第不能當吾吳之半夫時義之為經五而
為書四五經人各治其一而四書則共治之吾故擇
其精者以梓而示諸書生夫非欲諸書生剽其語也
將欲因法而悟其指之所在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十六首

天言彙錄後序

淮南舊有刻 明興以來 詔赦自

太祖高皇帝至

肅皇帝止而即位之 令與它 勅諭 國書之類

亦稍附見千百之一 臣少時好習典故功令諸書時
時從諸曹及故家乘得所錄黃又與一二夕郎善凡

內外制草金匱之副見輒錄之於是續

肅皇帝之末以至

穆廟及

今上二聖之詔而它若

高成仁宣英景憲孝武世穆諸或命武帥遣大吏訓
飭一方撫綏荒裔之辭咸備乃以世次類列總而編
之曰天言彙錄臣愚無所識知竊謂結繩之治遐
哉邈乎不可得而復也三代之盛時其民淳其事簡
是以前言略及其衰也其民漓其事繁是以其言詳
然所謂盛時治尚不能數千里之外而至於衰也不
能數百里之外是以雖其詳者不必遠而於遠者固
欲詳而不可得自漢而後幅員日益以廣而民日益
以漓則夫事之不得不繁而言之不得不詳者勢也
明德薄海外內文軌之用幾與兩曜並而四嶽九官
十二牧伯之事一日二日號萬即人主欲有所肆
宥加惠元元者寧可以單辭片條盡也授鉞分闡之
地犬牙盤錯大小上下絲牽繩聯墨書之墨非尚
方無給矣

高皇帝神聖於天下靡所不燭手縮綸綍

成昭之際始備置侍從之臣握筆而稱代言然徃徃

取自宸斷以故洪武之制能奔走九有河西吏士咸驚歎以天子明見萬里外而

永陵之正始悔終山東父老有願少湏更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後先固合符節哉昔王通氏備取漢之七制以續書令至於今而為通續者舍我明奚擇也臣不佞知謹錄之以俟而已

綸音世貴錄後序

臣家自瑯琊之度江左世世當肺附寄稍替于宋而先司諫起孤生受思陵遇雖用積直忤相檜偃蹇晚節然猶出典方州秩中大夫以大耄終有子二人同

舉進士歷監郡錄中二告身即司諫與其次子所被者也自司諫五易世而為夢聲沿牒理崑山學事遂家崑山其後人能不廢其業然內薄元德不仕而至於永樂中稍稍有聞者蓋成弘之間而青紫相禪矣故事以考最聞或遇慶霈六品而下身有勅其父母如之四品而下身有誥其父母如之二品而下身有誥其祖父母如之三品而上以勞勩聞者歿有祭其儷亦如之祭有辭由郎署而上至公卿以使事行者小有勅大有

勅諭而王氏之被賜者四十餘人
制誥之類七十通竊聞之

明主愛一頓一笑以故人得之皆用為貴重故其詩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蓋華袞
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而臣家自世王父挾束書徒
步公車以有官位其相繼而被賜所謂四十餘人或
以其身或以其子孫極而至於閨幃之內或從夫或
從子而皆有以動

人主之視聽而得其所謂寵於華袞者嗚呼亦盛矣
哉第臣之族指衆且愚多不能名其先德甚或舉而
弁髦之以故悉為錄而梓之義田之塾以示夫為子
孫者感

國恩之旁魄則惟所以効追祖武之焜耀則惟所以
繩將以王氏有聞於世世哉臣不佞庶幾有望焉

王氏金虎集序

自叙曰王氏世以政術顯余觀時業好聞人名卿大
夫之業云弱冠舉進士京師且十載所目覩乃大謬
不然者夫武吏以力進而文吏繇經治此非其人獨
身於世致赫赫也殆亦數會爾退而自唯踈節骨體
不能為翫髀脂輒舍其故以媚一切之功名家故江

南人筋力柔脆不耐刀槊佐馬上之治而又不欲擬
伊洛之遺詳緩其步速化苟就而已而是時有濮陽
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濟南李攀龍也因見攀龍
於余余二人者相得甚驩間來約曰夫文章者天地
之精而不朽之盛舉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
夸翊其粗而齷吾精以為無益世治亂即季札所陳
興衰大端又曷故焉夫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為功不
得志則精斂而為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微權者也
詩書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之騷出
靡麗乎長卿聖矣樂府三詩之餘也五言古故李其

風乎而法極黃初矣七言暢於燕歌乎而法極杜李
矣律暢於唐乎而法極大曆矣書變而左氏戰國乎
而法極司馬史矣生亦有意乎哉於是吾二人者益
日切劘為古文辭衆大謹呶言之雖濮陽亦稍稍自
疑引辟去而徐中行梁有譽來已宗臣來已吳國倫
來其人咸慷慨自信於海內亡所許可獨稱吾二人
者千古耳故語於文章之際能使親踈而踈親語於
其效復能使遠邇而邇遠俱非已也然余往者則已
有一時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書郎滿九
歲僅得遷為按察治青齊兵此其意將困余以所不

習故於乎。即令余未見嫉司命。削其官與田。父獯徒
角寸陰於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禦魑魅。咏山鬼
亦有以自樂也。烏在其為困哉。獨念天下事未可知
嶽中揭河陸淳寇盜蝟發。感子卿任安之答陳王敬
禮之對。因取舊所著撰次而書之。以俟他日。刪定凡
賦哀一卷。四言古詩一卷。古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
七言古二卷。五言律四卷。七言律三卷。五六七言排
律二卷。五六言絕一卷。七言絕一卷。傳一卷。序記五
卷。誌銘行狀一卷。書贊誄祭雜著一卷。赤牘三卷。題
曰金虎集。金虎西方之精也。於時為秋。余郎秋官。時
署治西。其著述咸在焉。取而冠之。亦以拂鬱斲歛之
業居多乎。則春華而燁然。油然蓄左矣。

王氏金虎別集序

余既以疾幾死。乃稍稍刪次所為詩。若文語。見前序
中。諸當得去者。庚戌而前三歲。可十之九。壬子而前
二歲。可十之四。最後至丙辰。十乃不得二矣。余小子
留留焉。唯余心之是師。懼亡所衷於二三君子。雖然
吳生則既命之矣。其言曰。錯吾子之篇。可以臆差歲
也。夫嚮者非不燁乎色喜也。叩之而亡。當於宮商。卒
然而讀之。盡矣。再讀之。亡復餘也。即所當去者。一二

揚子於人人哉子其以為功也削之母令後世有以
窺見子夫吳生則既命之矣魏收之文得者易馬而
投諸洛長吉之仇聚其遺火之以為甘心也於乎此
非其愛二子人也以為不愛二子不可子相則固辭
曰甚矣子之無稽於敝帷也姑藏焉其不以施洛而
火之在他日凡詩三卷詞一卷雜文二卷題曰金虎
別集

王氏海岱集序

丙辰冬王子來治青州青之師南者燔焉益發異軍
蒼頭亡命未傳時王子南至也發三千人乃裹餼糧
矣而明年春盜禦人甚崔符郡豪大小詳來受事而
陰搆盜懸薄蹠書使者門曰兵旦莫起起且取若王
子為鉤距之法後先授首也已有礦之後屬礦瓜竭
奏止之已又有島寇之後師於海已又偕臺按行萊
嶠夷已又城顏神戊午顏神城已復視海上師諸首
壁壘蒐卒補乘還治水於高博間粟饑者還又偕臺
有事於泰山盜時時起輒得其魁乃以明年春盜大
已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來
從射後三月發千五百人南鋤猾首餘以惕息青吏
民健鬪器訟使氣務相傾其仇匿所以訟狀而更羅

他陰事株累戚屬以為端其戚屬悉度以仇不足報而謬舉仇戚屬業相當也之郡邑不可走使者使者不可輒走臺以故日盈庭前使者非以寢渡告無間也而諸冠蓋相望道路所非時而請謁者不可計則有窺王子作何狀是不疲死郵傳且案牘間尚能從長安少年伊吾雅語乎武王子稍稍習為吏吏之日亭午而罷於牘映而讀書聽然自憚也吏白王子及瓜而靡一介之行李以逆壘書為使者憂王子曰去之羸余身耳王子不好過千石又不斲於吏赫赫殷所好獨為詩若文不好人言之也歷下生多沈淫之

思王子故與上下內難之大要以自奉其志發於機不悖古則而止耳俄而王子進家難詭憤厲作上疏乞骸骨得報可方匿跡傭保間而會晝日無事稍次其言成帙讀而歎曰於乎非予之志也夫非予之志也夫楊雄氏曰繩司馬於賦謂之從神化中來耶賦成而已更薄之曰雕蟲之藝壯夫不為也雖然其矻矻而藏於玄也毋若矻矻而藏於賦也何者即所為玄賦等也天子幸哀憐紓其難賜以田里之際日不死必有所得當者其不為玄幾矣王子舊有集曰金虎秋官也又列署西今集曰海岱治青州大禹所

九州山人集卷之七十一
世經堂刻
志也集凡四言古擬樂府一卷五言古一卷七言古
一卷五七言律排絕句四卷賦七記序表誌辭祭文
尺牘五卷合之得十二卷

幽憂集序

王子守尚書郎與爭臣之中法者有素沒而頗為之
經紀其喪用是忤權相意以青多盜故困之於青州
盜一切平則又謀置之絕徼俾狼籍一亭障間王子
業以不免矣乃有續九辯及挽歌三章而久之家大
人之難作王子棄其官將上書北闕下以代請而大
人謂且挑禍固止之第自鉗衣短後獄一墨西弄之

委巷間諸故所識有勢力人造請往往驚匿去毋為
理者索餽之餘以奉衰慈咨嗟噓嘆即吐一語懼生
得失而二三故人乃有僂行過從或凡臆而為韻語
以相慰存者不免一和之又竟夕展轉毋寐數往警
危來禍憂憤之極若寤嚙病謔不知其為何語起輒
書之即所存沈悵少歌自責終風及答和于鱗明卿
子與諸篇是也合之凡二卷命曰幽憂集甫成而大
人竟不免以喪歸自是亦不能復問矣服除後竄匿
田野會聞天子赫然寘權相于理籍其家稍稍痛
定暴書之日偶見之即取讀嗚咽不能句而姑為題

于首夫王子之當死者再而卒不死最後可死矣乃
又不能死嗟嗟先人之遺以苟存一綫今死而卒無
可處死者矣當是時王子之生趣盡而猶有生畧所
謂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以故不得不托之
辭而其辭鄙甚不能工人或謂靈均旦夕就湛之息
而能為千古所不能道之語今若辭抑何鄙也夫親
祖之與身祖則徑庭矣徐庶有言方寸亂矣且也吾
所以不欲去此名者欲令後世子孫知吾負大罪天
地耳非以為辭上拙計也

舟山堂識小錄

不佞則舞象時雅已好談說國家公卿大夫之業而
坐生僻雖家世受宦然亡所得之既長辱見收公車
縻刀筆一職又不得窺郡國所上太史之副間從侯
家貴人游其人咸華裾炙轂怒芻之馬究之則不能
名其先世與所繇得侯也亡論侯家人已即身一再
至九卿二千石委蛇從容飽坐惜行甚乃白首石渠
天祿間於職號為稱者叩之當身而已度不能前耳
目而舉於乎豈其以溫室慎默故耶則可而上一
日坐白虎延群公討論高文之際何所報塞也故
事山陵畢下翰林臣脩實錄已上取稿草焚之其

草固稱焚往往流傳人間然不過舉諸曹之故牘而翰林先生以意行是是非者踵相接也諸琬琰所載諛墓之辭亡非賢者大要以位或子孫差高下耳而裨官小乘類出遷人畸峻手脩怨之音與耳傳之譌半之舜纂尹誅何以異於齊東之野汲之塚也然則天下遂無史哉余謬不自量冀欲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卒卒未果而會出為外臺顯兵事居貧亡大官筆札佐史之供又懼羅不尊無徵之戒躑躅久之取舊草志傳十二咸削其牘以俟異時諸它所睹記亡係好惡者凡二十卷別為一表以附東觀西京之後

語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吾姑為其小哉初起嘉靖丁未至戊午凡十二年得者曰丁戊小識而最後有所增益書成而藏之弁山堂重題曰弁山堂識小錄

明野史彙小序

世所傳孤樹褒談不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寧公也大要錄諸野史繫以朝代又有今獻彙言皇明典故與褒談相出入諸不入錄者甚夥余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為書凡一百卷曰明野史彙何彙乎野史裨史也史失求諸野其非君子之得已哉野史之弊三一曰扶却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

身州山人集卷之七十一
寄雌黃於睚眦若雙溪襍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
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問閭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
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
恠而多誕或創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
遂書之若客座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其為弊均然
而其所繇弊異也舛誕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
人創聞而易辨有我者使人輕入而難格於乎錄之
枝也而弗芟也是寧非余之罪乎

皇明名臣琬琰錄小序

始江陰嘗刻皇明名臣琬琰錄起洪武至成化諸名
公大夫誌銘傳狀備焉其稱名緣宋舊也成化後不
復傳又于時亦多挂漏者予乃與楊祠部豫孫益蒐
之其後予宦游所得為最多以至武弁中璫之貴重
者與布衣之賢者亦與焉為人以千計卷亦過百予
少則已慕稱先名公大夫之業顧不得探石室窺
國家之藏其流之人間者間一二寓目焉而未敢馮
也夫琬琰家史也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
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
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史而善溢真然其續宗
閥表官績不可廢也國以草創之野以討論之家

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倪式如其筆削以誅君子

大獄招擬小序

此於當於辟傳爰書者也乃余有錄焉語云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豈其所識決而遂著之竹書稱繁令式將一二志考焉爾明興

高帝為法制至在悉也京兆獄自答以上亡不麗之司寇而亭之廷尉焉大小不得以意先法而行即亡敢逆搜陽賂者然而寡君之介弟圍與方城外之尹時低昂不敵也自余束髮而游燕中數更變矣

天子神聖通於三尺之外間有所欲重而屬監史輕平者小寬之即坐譴摧謝不旋踵改乃已善乎杜周之言也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耳然一二經術之士不能為深文巧詆以故辭與論不相當之斐然矣亦令後世見其實焉丙辰秋日題

世說新語補小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又恠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為六朝諸君子即所持論風音寧無一二可稱者最後得何氏語林天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

出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卑辭，或徵巧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替。往往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未聲。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燕趙郡國獄，小間無事，探橐中所藏，則二書在焉。因稍為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往往譏謫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之於江左一也。驅介胄而經生之乎？則毋乃驅介胄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

劍俠傳小序

凡劍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絕吳越春秋，或以為寓言之雄耳。至於太史公之論慶卿也，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意以為真有之，不然。以項王之武，喑鳴叱咤，千人皆廢，而乃曰無成哉！夫習劍者，先王之侈民也。然而城社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專聶者流，僅其粗耳。斯亦烏可盡廢其說，然欲快天下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觀世矣。余家所蓄，襍說劍客事甚夥，間有概於袁蒼撮卷時成一展之，以揔愉其鬱。若乃好事者流，務神其說，謂得此術不

時成疑當成時

試可立致冲舉此非余所敢信也

少陽叢談序

余抱牘秋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志也弗敢辨也既竊祿浮沈刀筆間稍久而耳目所睹記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掾索莫我下上亡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獷難治饒案削而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徃徃杜門輒以筆次第受書曰少陽叢談少陽齊望也叢之為言聚也又雜也何以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辨焉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因紀其

次皇皇

帝業樹

高廓

文潤色鴻休以賴哲孫

豫孽豐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淮詩率由戒愆忘布象書竹燿焜煌後王為令曷其常談異典惟木有喬穹窿造天惟鴻而風羊角以搏于國于家于人胡不然談盛際隆污繇材材否繇世如鑑弗殺乃曰國是在下則亂在上則治談國是皇尊如天霆電是馮赤赤司寇弼教以刑彼人是執我懷老成談西省業已稱士倍親從君居平食榮在難致身其不亡者炳如星辰談死事嗣孫不弔孽藩以跳胥以帷幄嗟彼庶僚矢心既安幾也曷尤談壬午帝縱豪鷲乘時為

翻騎則調弓倚乃書徽銅標再戮燕碣未泐有懷拊
髀爰載厥績談英畧彪彪莊簡一代所馮垂蓋浮脫
鬼誅奚懲國失求野愈甚曷徵談史砭真宰之精散
為文章以黼皇家亦有六書畫史佐之藝成則那我
紀其凡奕奕國華談雅藝積勲為貴積貴為侈有烈
礎益厥產紈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
趾厥麗不億有肅日訓有歲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
國談宗繼網宏而踈吏斷其牙猾與窘投要剽藪通
是以太叔竟攻崔蒲談盜亂天斲中原夷孽其間不
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剝復循環無端談夷狄虞初
齊諧諾臯夷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疇能
格焉談玄惟

此書已削稿或有散見他帙者第存其名以見志云耳

古今謚法通紀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
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媿而行
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鈇
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媿
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
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

金州山人集卷之七十一
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

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桀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

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
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
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
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
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
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
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
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
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
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
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
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
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
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
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
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
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
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身保矣而族又滅
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
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

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鄴飭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謚，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謚，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敘。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古今法書苑序

羲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頡窺鳥跡而畫洩，厥靈爰析六書指事象形，及有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兆氓。赫赫六經是馮，是徵述書源第一，頡為古又省而曰籀。於義未悖，籀省而斯小篆。及邈秦隸，繇起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三倉之後秦隸復省而為漢隸。隸圓而今稍飾豐華，斯極鐘氏散為童草，豎游所創。伯英乃最伯英蕩之窮變極態，今草以備損益其間，以為藁。

行匪流匪滯其觀日熾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體
第二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陰陽既生乃立形勢有物
有則與體俱詣舒而不慢密乃無際骨恒勝肉法必
副意述書法第三固為漢史九品人倫肩吾則之懷
確因之以逮長文又備論之雖未盡見知而貴在尊
聞述書品第四籀斯邈乎而元常伯英斯為首出至
右軍而集大成獻則武美邕乃夷清唐猶國風宋其
恭離彼無君子斯焉取斯述書評第五醜類之談起
自蕭梁參以袁昂臯賓加詳若總若芾紛莫可量以
以求存中含抑揚譬若粉澤而視雌黃述書評之擬

第六崔張為玉逸少比金以及鍾索焜煌藝林中者
會目上者會心當心生嗜其下傳耳連城之賞可要
天子中人十家不敵片帑述書估第七臨池之士代
為不亡其妙入室而次乃升堂其遠隔藩籬而適窺
宮牆或咏追八法或贊歎遺踪播響聲詩攄藻文章
若少陵昌黎於業有光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真
以藝蔽之胡載在國史而贊獨稱制心慕手追千古
流觀僧虔紀畧彥遠得綴宣和臚體至陶而備述書
傳第十綠素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
文見玆王府是哀劫閔之厄兵燹為讐所與存者河

圖天球述書蹟第十一維昔神禹鑄鼎以及鉅鍾蛟
脚鵠頭紫金泚融商質周文刻畫雕虫大小二篆于
焉取宗述書蹟之全第十二禹既勒於峒嶽而周宣
有岐陽之狩嶧山瑯琊稍變先躅受禪勸進啓隸于
後然而念太丘者以鄜清中原而愛征西者卧三日
而不忍釋手蘭亭聚訟淳化爭購七尺之珉匪脛而
走述書蹟之石第十三子墨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
者以為是六義之精煜乎與日月相為昭乎則乎嶽
峙而川流走飛而天喬乎哉其急書者以等於菽粟
布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哉而卑
之者以一藝之微而已耶終其身敝精神而無益於
時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

古今名畫苑序

攷之畫曰形也一曰畵也象田畵畔也又曰掛也以
綵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
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為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
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其一耳然而不然蓋顏光
祿之訓曰圖理而為卦也圖識而為書也畫所謂圖
形鼎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
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琯若珣若峒嶽之石而至

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為鼎而象其州之山川
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畧於書而詳於畫
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聖人之立言與書相表裏者
也言無體以書為體今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
以同六藉以紀皆書為之也書之用圓圓則廣畫之
用方方則陘雖然其致未有不相通者也故書有占
文有大篆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有草而畫有人物
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虫魚草卉書之聖者為籀為
斯為鍾為張為崔為蔡為羲為獻其賢者為杜為師
為梁為衛為索為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褚旭素
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為顧為曹為衛為陸為張為道
子為成其賢者為墨為勗為微為達為廩為二閻為
展為董為尉遲為二李為維為昉為仝為董為六朝
諸賢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其則
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今夫觀古聖詰之懿寧不翼然
而思齊者哉其於淫慝寧不愀然而思戒者哉翫仙
釋之消搖而不寄踪於塵外者哉即小乘報應之微
而不惕然而內自訟者哉山鬱然而高深水悠然而
廣且清而不悅吾之性靈哉天喬飛走之若生而有
不動吾之天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賦者有賦

而此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興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陋於書而體不讓也吾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畧訪法書例採古今之論有關於畫若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得若干卷曰名畫苑而為之序

